目　　录

一、耽卢、李端征丁点滴　　吴耀邦（1）
二、四丁抓三纪实　　包　慎（5）
三、躲壮丁、我付出两个指头　　张世田（8）
四、旧社会“壮丁”的灾难　　李泽江（12）
五、国民党之优待壮丁谷　　陶光第（17）
六、我经手的壮丁家属优待谷　　何旭东（19）
附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《南溪县统计资料》部份　　（21）
七、忆南溪义勇补充队迫害商民一例　　罗镜清（23）
八、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南溪选举概况　　张甫仁（26）
九、一九四七年前后在留宾乡的选举概况　　唐　楷（30）
十、我在江南乡的选举中　　郭遂良（35）
十一、解放前在牟坪乡两幕贿选丑剧　　陈若平（36）
十二、一九四七年阜鸣乡的选举　　谢春帆（38）
十三、我当选县参议员的经过　　赵九亨（41）
十四、我竞选县参议员的经过　　吴耀邦（44）
十五、国民党在我县的省参议员竞选　　包楷文（51）
十六、国民党在南溪选举“国大代表”　　徐思孔（55）
十七、我当罗龙乡乡长的回忆　　廖幼琴（60）
十八、庆符、南溪、长宁三县联防办事处在毗卢的前后　　熊　楚（63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十九、“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”是什么
实质　包　慎（63）
二十、宜荣富南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　周荣瑜（71）
二一、一九四七年刘家场一次存运军粮的
情况　陈　科（73）
二二、我在“南溪县训所”见闻之一　陈克昌（75）
二三、回忆我在南溪“县训所”　熊　述（78）
二四、我任中城征收处的专付主任　郭遂良（83）
二五、垂死挣扎　螳臂档车
忆南溪“反共保民委员会”　吴耀邦（87）
二六、县参议会的实质　吴耀邦（92）
二七、何守仁的“戡乱”点滴　张才贵（97）
二八、国民党南溪县党部的“紧急应变会
议”　吴耀邦（101）
二九、留宾乡支前委员会　张才贵（103）
三十、我所知的南溪支前委员会　包楷文（106）

毗卢、李端征丁点滴

吴耀邦

一九四二年，我在南溪原县政府任第三学区（今牟坪、李庄两区）督学时，暑假中，县里征丁任务紧急，名额也大，规定一保一名，县里临时派我到毗卢、李端两乡负责征丁工作。这次征丁办法，不用以前公开抽签的方法，而是按照省里的新规定、用“征集令”的方法来办。即由县里派去的征丁人（如我），会同乡镇长按保审查户籍册，在每保里的适龄壮丁中指定一名应征。然后填写事前印好的应征通知三联单（印上了县印，由我带去），一份交乡公所，一份交应征者本人，一份留底报县。应征壮丁由乡公所负责送交接兵部队，取得正式收据报销。

一、在毘卢的经过

我首先到了毗卢乡，在一家茶馆会见乡长马介眉，付乡长兼乡队付李汝昌，我向他们详谈了这次征丁的各项事情，要他们共同按期完成。又谈：当时大绅粮陈明陶（是我读中学时的老师）有四个儿子，陈维奇、陈仲康、陈△△、陈△△等都是适龄青年，希望马介眉转告陈明陶，在此国难方殷，征丁紧急的时刻，带头送子出征，完成本保名额，作为全乡表率。此

后，我就和马、李二人闲谈其它事情去了。大约一点多钟以后，因陈明陶已得到马介眉暗中使人传达的上项消息，遂亲自带领他的儿子陈维奇（我的同学），前来欢迎我，并迎接我到他家去住宿，陈维奇为我拿行礼，陈明陶笑容满面，不容分说把我请到了他家（小地名桅杆坳，离场约五里）。当夜，宰鸡杀鸭，酒肉征逐，竭尽主人之谊。席间我向陈明陶父子详谈了下午对马介眉所谈的那一席话，希望他们带头表率应征入伍。陈明陶回答："办法很好，只怕不一定行得通，明天上街我自会和介眉商量好了，保你圆满解决，完成应征入伍名额，一切请放心"。

次日，我二人一道上街，又在茶馆里会见马介眉等人，当我和李汝昌闲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，陈明陶和马介眉二人，不知密商些什么，以后马介眉邀请在他家午饭。在座的除了我，陈明陶、李汝昌、主人马介眉以外，还有一位军装的客人，经介绍，才知那人姓苏，是补训处派驻南溪接收壮丁的军官（其实是来做壮丁生意的），长期在牟坪、毗卢一带乡镇活动。席间马介眉向我谈：关于征丁的事，要我不必费心，一切由他承包下来，保证按期按人数完成，以取得接兵部队的收条为原则。还说他已交给李汝昌全权负责办理了。李也表示完成没有问题，并叫我要几天就是了，不必搞什么查户籍、指定、通知那一套。他晓得把事情办妥当。我想，只要我回县能够销差就行，如此不用我劳神的事，当然乐得，因此我表示了同意。

十余日后，我结束了李端乡的事务，又转毗卢乡来，马介眉把补训处收到壮丁十多名的盖了"关防"（即公章）的正式收据交给我看，我惊诧他们用什么办法把事情办得这样

快，这样妥贴。李汝昌在鸦片烟盘子边告诉我：他们的办法是按每保一名壮丁，由各保长召集本保有壮丁的人家开会，全体凑足能买到一名壮丁的现款。价格由乡公所决定，将钱按期交乡公所。然后由马介眉将全部壮丁的价款交给补训处派来的那个姓苏的，苏马上就开出收条交马介眉，就算征丁、交丁、接丁的差事完成了。李汝昌还说：这样买比买真人送丁所花的钱要相因得多，而且省事，免得把老百姓按得鸡飞狗跳的。“乡保也可以落几个”。我很不满意这种作法。回县以后，我向县长叶书麟谈了这件事。叶书麟很冒火，叫军事科张崇鎏电话上叫李汝昌进城来追查。李进城来了，并不着急，他却招待张崇鎏在“胖子楼”吃鱼，我也被邀在座，不两天，李汝昌安然无事回乡去了。仔细一想，我不自觉的在邦旧县府“邀包袱”。

二、李端的办法

我到了李端场，住在乡公所，乡长李蕴才和我也是熟人，他也不同意我要按照“征集令”的方法来办。他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乡公所完全负责办好，十天为期，你将亲眼看见送十多名壮丁去交”。“你要壮丁就是嘛，放心好了”。李蕴才的办法和马介眉不同。就是“抓”，派一些集中丁，伙同保甲长，乘夜间到乡下去抓。在他们魔掌中，难以逃掉的贫苦农民，真是弄得鬼哭神嚎，鸡飞狗跳。其中有一次，半夜去抓一个青年农民时，这个农民翻草房突围跑了，乡丁们把这个农民的父亲打了一顿，乡公所还派出乡丁“坐路口”几夜，守候在他的屋前屋后，如他回来，仍要抓来送壮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般的绅粮富户，虽然不会被抓去当壮丁，但事前事后对乡保长不“孝敬”点像样的钱财是不行的，有的还得出钱来买。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叫李文铸，因其一个亲戚已抓到乡公所来关起了，他来找我，愿意送我五石谷子，由保上另外去“抓”一个来顶替他那个亲戚。并说李蕴才也同意了，并叫他来找我，我谢绝了，后来李蕴才接受了这五石谷子，果真叫保上另外抓来一人把这人换出去了。

壮丁陆续抓来关在乡公所一座碉堡的阴湿黑暗的底层，地面上稻草都不铺一点，一个个衣服褴褛，面有菜色，垂头丧气、愁眉苦脸的。每天由各人家中送二顿饭来，我看了看那里是什么饭，全是高粱粉、糠皮、野菜之类拌的浆糊，有的浆糊确实也看得见几粒米饭。一家人见面时妻啼子哭，死别生离，惨不忍睹。我眼前浮现出马介眉、李蕴才等天天招待我的鸡鱼酒肉和喜笑颜开的样子。而看守壮丁的那些乡丁，对这些壮丁家属还要干涉和打骂。十日后，抓足了十多名壮丁，一个个的用棕绳捆成一长串，防止他们半路逃跑，由乡公所的兵前后左右押着，送到县城交给接兵队伍。十多名都验上了，我也交了差。事隔多年了，回忆起碉堡面前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还历历在目。

四丁抓三纪实

包　慎

蒋家王朝的征兵，口头高喊着三抽一，五丁抽二，实际上呢，可以搞一比一。如果是一户无钱无势人家的话，独子还是要抓去当兵的。李端乡北斗寺陈吉五一家，便是很好的例证。

陈吉五这一家，共有四弟兄，吉五是最大的；二弟伯清，过继四叔、四婶（李陈氏）家；三弟名伯伦，体弱多病，简直像个病符神；四弟名天友，是最年轻的，他出生于一九三〇年。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里，唯独伯伦一人，才没有被捉去当兵。

一九三五年，陈吉五已满了十七岁，成为家庭里唯一主要劳动力，能够犁牛耙牛干重活了，他的母亲很高兴。因为自吉五的父亲死后，好几年做庄稼感到没人手，很艰难，吃了大亏。好景不长，不料在一九三九年的一天，因买枷担去赶场，碰上了李端乡第六保保队付王少成带的警备班，用索子便把吉五捆起来，送到接兵部队当壮丁。队伍从南溪城出发后，吉五利用小解的机会，溜回来躲在家里。

一九四〇年，王少成又把吉五抓去，捆送到师管区，后来又送交国民党七十六军某部，驻扎在泸县兰田坝，成天成

天的训练，不准出营门半步。一九四三年，七十六军奉命开到宜宾一带剿匪，吉五所在那个团，开进了蔡天坝红岩地区。在土匪溃散后，部队开到南溪的李庄镇，驻扎在板栗坳，这时部队对士兵才稍稍放心，准许平时上街游逛了。一个月后，吉五又找到机会，逃跑回到家中。但是，吉五不敢在家居留，就到长宁县属的安宁桥、古河一带帮长工，直到解放以后，才回家耕种，得到了自由。

老二伯清，过继陈李氏一房以后，王少成始终以伯清身强力壮为口实，迭次对陈李氏进行敲榨，每年总得付出壮丁费黄谷五或六老石。可是，王少成等人，並不以此为满足，一有机会，还进行更多更狠的勒索。有一次，被陈李氏拒绝了，便遭致了王少成策划出更阴险的毒计。

一九四四年冬月中旬，天上飞着雪花，寒风刺骨袭人，陈李氏正忙着为伯清办喜酒接媳妇，伯清也正高高兴兴地过好这一天大喜的日子。正当新娘的花轿抬到陈家门前，喜炮喧天响的时候，王少成和警备班兵丁，出现在陈家房子的四周，围定后，王少成向陈口称："这一回，你陈伯清总飞不掉了"！陈伯清一看，情势紧急，好话断难说通这群人。怒从心起，立即跑进屋去，拿出马刀，准备一拚。却被他的姐夫代树云冲前夺去了马刀。伯清又回身抓到一把锄头，横握身前，口里喊道："拚了！不要命的来！"警备班的人，惊惶退让了。伯清趁机提着锄头飞跑出去，王少成等人又急忙追赶，伯清便抡起锄头做好打的准备。代树云怕打出事来，赶忙跑出把伯清一把抱住。没想到代树云的好念头，却正为王少成等所利用。一见树云抱住伯清，便用绳索把伯清狠狠地捆个结实。

伯清被捆住，押解到保去，过了河沟，巧恰碰上九保保长余介周。余听到伯清大吼大闹的声音，明知伯清性直，必然不肯善罢甘休；兼因介周是伯清生父的寄儿，却有意从中转还。余介周便亲自给伯清解去绳索，叫伯清快回去周堂行礼。

晚上，王少成等人又来把陈伯清叫去，陈李氏怕儿子吃亏，也随着赶了去，路上却又跌到田里，棉衣裤都浸透了雪水。陈李氏穿着湿衣服，仍挣着老命去王少成家里。结果，七老石黄谷马上交付，才得了结。可怜，陈李氏却患了一场大病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年近十八，身体健壮的天友，突然又被王少成带领的警备班抓去，送了壮丁，这就是“四丁抓三”的实例。

天友被抓当兵不久，即随国民党起义部队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一九五〇年冬季，又参加抗美援朝。一九五一年初，在一次战役中，为了保卫祖国，英勇杀敌，以致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至今，陈吉五家，一直在享受着烈属的种种优待。天友永远为人民所怀念。

一九八一年八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躲壮丁，我付出两个指头

张世田

我在三岁时，父亲得病，因家境穷困，无钱医治，在一个冬天的雨夜里死去了。我的母亲牵着我，抱着一岁多点的弟弟，向亲戚、邻居磕头募化，才把我父亲的尸体埋了下去。此后母亲守着几斗货的坡地，千辛万苦，一家人吃不成吃，穿不成穿，总算活了下来。我稍微大了一点，就割草卖给人家喂牛，后来又托人找个东家去当看牛匠。弟弟呢，至幼就是一个跼子，走路都很恼火，干不了啥子活路，但也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在家中帮助母亲干这样，干那样。就这样辛辛苦苦的，我弟兄二人渐渐地长大了。

一九三八年我满了二十岁，经人介绍才佃了粮户肖三和的五十挑田来耕种。没有钱交稳首，东借西冲，勉强凑够了才"上庄"。每年除交租外，还要偿付交稳首时借的欠帐，直到一九四〇年才把欠债还清，这两三年，一家人十天半月难得吃过一顿白米饭，因为除了交租子，还欠帐以外就剩不到几颗了。保上的这样米那样款，东出西卖还有啥子吃的呵、包谷、红苕加野菜还不一定吃得饱。

一九四二年，到处都在拉壮丁，抓壮丁，闹得乌烟瘴气。我住的这个保是一样的。保长聂仲良，简直凶得很，有钱有势的三个儿、五个儿，他不去抓壮丁，因他惹不起，

他当保长就是那些人赐给他的。庄稼人稍微有几个余钱剩米的，聂保长伙起乡长、队长敲诈人家的钱，乱派壮丁费，十几石谷子（老石）一个的壮丁。他把谷子进了，就专门捉我们这一种连裤儿都穿不起的人去当壮丁。听说国民党有啥子规定："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，单下独子可以不当兵，残废人不当兵"。我想我两弟兄，弟弟是残废人，剩下我一个劳动力，母亲与弟弟要我供，我怎样该当兵呢？我如果当兵去了，母亲五十几岁了，弟弟是跛子，他们不饿死，也只有当讨口子。我怎么能够忍心看着他们那样呢？我绝对不能被拉去当壮丁。我一家人要活呀！

保长聂仲良这个人，偏要捉我去当壮丁，时常派起人在屋前屋后来等我，要捉我，逼得我无办法，只好逃出去，不敢回家。在老林中，深基里，草丛中，东躲西藏。后来连晚上也不能回家了。因为有熟人对我说：聂保长派了人。有时深更半夜都在我的屋背后巡逻，我弄得来晚上在远处别人草树下、牛棚子背后，破庙里、岩洞中到处过夜。肚子饿了没有吃的，悄悄地向穷家小户要点瓜菜小菜来充饥。毒虫、蚊子等咬伤了我，身体也拖垮了。明知家中庄稼没有人种了，一家人都在饿肚皮，焦急盼我回家，我怎么敢回去看一眼呀！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聂仲良还带起人到处找我，这山追到那山。看情况我迟早是躲不脱的，总有一天要被捉去。我想，我当壮丁去了，哪天打死都不晓得，为啥子要帮当官的人打天下，争江山，我坚决不干。有个学生对我说过："他们在打共产党"。国民党为啥子要打共产党呀，我宁死也不干。更想到我走后，家中母亲老了，弟弟残废，做不得活路。老板肖三和也凶得很，一定要被他撵走，"取回"他的

地方，我的母亲和弟弟，就只有饿死。我伤心透了，左想右想，我想横了，下决心把右手的指头宰去两个，医好了也打不得枪，就验不上壮丁，他们就不要我了。以后就永远都不当壮丁，我仍拿得锄头，犁得牛，种得好庄稼，一家人就长在一堆，有口饭吃也好。但是，又不敢向母亲和弟弟说，也不敢向任何亲戚邻朋谈。因为他们晓得了的话，都不会准我那样作的，但是我已逼得走投无路，横下这条心了。

一九四二年阴历六月的一天，我发现离家两三里路远，我的叔伯哥哥张宪文全家人都上坡干活路去了。他家是单独户，团转近处都没有人。于是我赶紧跑到他家，在灶头上找把宰猪草的缺口老菜刀，我急忙拿到房里把右手二指头和中指伸在床边上，咬紧牙关，狠狠地一刀砍下去……。谁知左手力软，刀钝、手抖、骨硬，一刀砍来陷起，我流着眼泪，忍着巨痛，想找一根木棒棒或啥子东西来，把那剩下未断的半个中指头敲断。还来不及找到什么东西时，我倒在床前昏死了。（编者注：作者谈到这里时，眼泪长流。）

我醒时才看见到处沾了血。当时我惨笑了一下，我想："这下我就不当壮丁了了"。约有一两根香久以后，我的哥哥张宪文和大伯娘回来了，发现后，赶紧抱我起来，以为我自杀了。经检查才发现二指头全部宰脱了，中指头只剩下半边吊起甩。他们急忙通知我家。母亲来了，一气之下晕倒了。哥哥找了一个人来和他一起把我抬回家中。

第二天，保长聂仲良知道后，马上带起人来把我捆到乡公所关起来。更有伤心的事：乡长刘汉民和聂仲良勾结起来，骂我"故意剜目宰手，逃避兵役"。说是"犯了王法"，要将我"绑起来送到南溪县关大监"。暗中却支使人

出来要人情，经母亲再三哀求，最后决定罚我谷子一老石（3 3 0斤）才算了事。但须出据保证才放我回家去。

回家后，请了一个游方医生来医治，说了许多好话，花费了许多粮食包给他医，虽是痛苦一些总算慢慢的医好了。

这两个断指头，现在有时还发胀发痛。但是我活到了解放，活到了今天，我翻了身。现在一家人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。那些恶人、坏人，早已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。

我有一个儿子，我曾先后几次送他去参军，要他去保卫祖国，保卫社会主义；但是公社干部和解放军同志都劝我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就留在身边，好好耕田种地，同样是为祖国、为人民作贡献。

注：这篇资料系根据张世田口述亲身经历整理的。

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

旧社会“壮丁”的灾难

李泽江

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除了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的压迫剥削外，其另一种手段就是借“征兵”的特殊条件来搜刮民财，镇压群众，以达到维护和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的目的。方法是多种多样，手段极其残酷。他们狼狈为奸，互相勾结，主要通过抽签当兵、买卖壮丁、估拉中壮丁以无奇不有的手段，为所欲为，整得劳苦大众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现列举具体事实如下：

（一）抽签当兵：国民党蒋介石，曾以他的命令规定：凡每家有男子三个的要抽丁一个，五个男子的抽丁二个，七个男子的抽丁三个，十个男子的抽丁四个；单丁、独子都不抽。同时又规定了：凡中签送子一个的家庭，由政府每年发给优待谷三石（是新斗，折合老斗为一石黄谷）。但是在具体执行当中就不是这样，而是乡保长各自为政，“征兵”成了敛财之门。因此在一般中了签去了人的总是得不到优待谷，就算得到点优待的，也是去当兵头一年。其原因是，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，从县、区到乡保，上层都在进行贪污，吃喝民众的血和汗，壮丁家属怎么能得到优待呢？这样一来，抽签，中签，群众不理那一套了，就没有人愿意去当壮丁了。

（二）买卖壮丁：抽签应征无人，买卖壮丁的办法应时而兴。从此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倾家破产的苦难，而为贪官污吏和卖壮丁的“壮丁贩子”给予大肆敲诈劳苦大众的机会。一九四一年时，买卖一名壮丁，要花三老石黄谷的代价（约壹千斤谷子）。随后一年一年地长到要花六石至七石黄谷（约两千斤右左），才买得到一名壮丁。如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九四三年、一九四四年，现住在文化公社光明大队的王仲棋，他就是当年一个卖壮丁的“壮丁贩子”，（此人在南溪的县、区、乡都当过兵，又是一个赌、嫖、抢劫的社会渣滓），每年要卖壮丁二三次。卖一次壮丁，只要把谷子进到手，送他到县城，与人勾结又放出来，这样反反复复的敲诈了不少劳动群众的血汗。又如在抽签当兵中，穷苦人如中了签，非去不可，如若不去，则一定要倾家荡产去进行贿赂，买通官府才能得免一次。如无钱贿赂，就是单丁独子也要抽去当兵。可是在土豪劣绅中，就是有七、八弟兄的家庭，也没有一个去当兵的。如现住文化乡南胜大队的一个旧保队附罗弟贤，当时他弟兄七人，做了三百多挑田地，是袍哥大管事，通匪、窝匪，常在官府进进出出的歪人。他的兄弟们，如中了壮丁的签，由于有权、有钱、有势，结果没有去，六七弟兄一直没有哪个去当过壮丁。相反在文化乡的另一个叫涂良成的（现住光明大队），两弟兄已分家几年，哥哥是帮人的厨师，涂良成帮高占云的长工，照按抽壮丁规定是三丁抽一。他因无钱无势力，涂良成被估倒拉去当了壮丁，结果整得家破人亡，本人死在异乡，妻子另嫁了人。又如宋家乡的黄德廷（现住麻柳大队），有四个儿子，其中第三子黄益成，抽签中了壮丁，因家庭比较富裕（即土老

肥），为了儿子不去当兵，就托人讲情，请予缓免，先后多次给乡保长送礼，送钱、酒、肉、肥鸡婆等，然后托保长到乡公所给“土皇帝”蒋席珍乡长说好话哀求人情，在宋家山街上办了十桌蹄筋酒席请客，又暗地送“蒋皇帝”大洋两百元（乡、保长共同私分）。才免了去当兵的灾难。由乡公所另外去估拉、估抓穷人来顶补了名额。

（三）估拉壮丁，在抽签当兵和买卖壮丁不大行得通时，又采取了估抓壮丁的办法，抓丁对象，有钱有势的人家是不会被抓、也不敢去抓的，所抓的是帮工的穷人，做坡坡地的农民。但是帮人的、如果帮到官僚地主家就能保险，不会去当兵，帮到一般无权无势的老板，还是要免不了抓去当兵的灾难。如文化的李金山（现住长胜大队），帮乡长张明渊家的长工，上街给乡长挑东西，被李庄区政府抓丁的抓了，张明渊得知消息后，带一个信到区政府，说李金山是他家的长工，要区公所立刻放人，结果马上就把李金山放了，还骂了抓丁士兵一顿，并叫区派了两个区丁，把李金山护送到张乡长的家里才罢休。又如洪少云（现住安石大队），帮本地心窝嘴种田户张少清老板的月工，因张无权无势，洪少云就被抓了去当壮丁，结果死在外地。我是一个独子，家中只有我和母亲两人，因家穷，但不起土地耕种，生活过得非常困难，我只有帮人来维持我母子两人的生活。可是在那半殖民地，半封建的旧社会，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，独子还是逃不脱被拉壮丁的苦难。那时虽然我帮的是保队付刘了泉，认为可以保险，不会被抓去当兵的。在那人吃人，人压迫人，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社会里，结果还是没有逃脱。在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十八日，我赶了李庄回家时，在沱角头的高石梯

半坡上，就被抓去当了壮丁。

（四）躲壮丁：在旧社会中，躲壮丁，是穷苦大众，劳动青年最痛心的事。在拉壮丁中，穷苦老百姓在无法对付时，最后就采取了躲避的办法来反抗，其办法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最主要的方法是：

（1），贱价出卖劳动力，忍受沉重剥削。要想借势掩护，逃脱当兵的厄运，只好靠有钱有势的绅粮家庭做苦役，甚至不要报酬，只要能躲脱当兵就干。在旧社会里，采取这种办法来躲壮丁的人要占大多数。

（2），狠心切股、断指，造成终身残废以免当兵。如志城乡一个姓杨的青年，刚二十二岁，为躲壮丁，在走投无路时，被迫狠心忍痛把自己的右手的第二、三两个手指切掉，虽未死亡，却成了终身残废，才免脱了当"壮丁"一难。

（3），抛妻别母逃往他乡。如富顺县的陶志海，二十四岁，家有四弟兄，为了要躲壮丁，跑到我县文化乡，现属光明大队的水流溪岩口，高青山家做月工活路，结果在李庄赶场，就被拉去当了兵，开往重庆，住在黄桷桠。在一个晚上他同其他六个当兵的人开了小差，被队上发觉追捕，把他们全都抓了回去，指为他一个人约起跑的。把陶志海打得死去活来，并在全部士兵面前召开大会，"杀鸭子给鹅看"，在重庆黄桷桠当众就把陶志海弄来活埋了。

（4），白天做工种地，晚来坡上露宿。在旧社会里，绝大多数的穷苦青年，为了躲脱给国民党政府当兵之苦，白天上山做工，晚间坡上住宿是常事，这种逃避办法在那个时候是普遍的了。除以上各种躲的办法外，还有青年转老年，就是把胡子蓄起来，以表示是年纪大了，当不得兵了。有病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